



仕途不易，是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  
人事变动，是各种势力的彼此制衡  
官场莫测，《暗斗》透视权势背后的伤痛

杭斌◎著

# 暗斗



杭贰◎著

# 暗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斗/杭贰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30-6230-6

I. ①暗… II. ①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1693号

---

出版策划：俊人文化

著 者：杭 贰

责任编辑：赵 可

策划编辑：刘爱武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设计制作：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90千字

版 次：2011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1月第1次

定 价：29.8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第一章

傍晚时分，如絮般的雪花悄然飘至，包裹了整个世界，远处的田野、近处的房屋都缩短身子把头埋进皑皑白雪的怀抱，大地白茫茫一片。悄然的雪花，腾旋翻滚着，无声无息地从天而降。眺望着窗外的雪景，姜心成拉回留恋的目光，回到座位上开始整理办公桌上的报纸文件等物品，准备出门。中午，同学小李打来电话说今天晚上他在国缘宾馆宴请客人，嘱咐姜心成不管有什么事都要推辞掉，一定参加他的宴请，没有特殊情况就提早下班到国缘宾馆帮助他陪客人打牌说话。

如此恶劣的天气，出去只能麻烦同一个办公室两位女士中的一人了。刘红和朱宁都是漂亮级的美女。女人漂亮就是最大的资源和本钱，嫁的老公是一个比一个有钱，她们离家几步远，两个人每天都是开着轿车上下班。物质丰富了，就有资本打扮了，女人就想办法展示身上的独特魅力，到了夏天，就是两个人的时装和性感大比拼，一天一个造型，一个月绝对没有重复，能露的身体零件都先后露了一次，特别是穿低胸衣时，腰一弯，深深的乳沟白花花的晃眼。班上的很多男同事经常找借口到姜心成的办公室，说是有事，其实根本没有实际的内容，到了这里就是海阔天空的胡侃，眼睛却



是盯住两位女士的身体。说白了，他们就是看看这两个女人的身体部件，特别是凸部件和凹部件，满足一下不能说出的心理需求。

姜心成笑着对两位女同事说：“下雪了，哪位美女有时间为我服务一次，把我送到国缘饭店？”对两位女人，不能得罪任何一个，关系要保持同样距离，至少表面上要做到，这样才能不得罪任何一个人。姜心成知道，这么问的结果，大都是朱宁站起来说：“帅哥难得用一次车，她愿意送。”刘红是处室的副处长，朱宁是科员，职务最低，不管什么事，朱宁肯定要先主动。还有一层，就是朱宁和姜心成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和谐。

“今天我送帅哥吧，顺便就直接回家了。”刘红接着姜心成的话回答说。刘红这么回答，也是变相告诉朱宁，她把姜心成送到宾馆后就先回家了，朱宁就留下来值班吧。谁送，对姜心成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就笑着给朱宁招手打个招呼，说：“美女梦中见。”说完，他和刘红一前一后出了门，进入办公室不远处的电梯，很快就到了一楼，电梯门一打开，就看到他们的顶头上司，一脸倦容的万大松正站在电梯门口，准备上楼。

万大松一手提着大大的黑色公文包，一手拿着几份文件，看着姜心成和刘红，没有表情地说：“姜心成，有事正准备找你呢，跟我到办公室！”万大松是姜心成等人的直接领导，人事处长，几个月前被提拔为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但是人事处长的位置还兼着。跟在万大松后面几年，姜心成太了解领导的一言一行了。没有特殊的事，万大松的脸色一直是笑着的，所以许多人背后都称之为“笑面虎”。看到万大松的脸色如此严肃，知道肯定有事。

姜心成赶紧上前跨一大步，接过万大松手里重重的公文包，和刘红悄悄地打个再见的手势，拎着包跟着万大松回到电梯，出电梯后碎步跟在后面，一前一后走进了万大松副局长的办公室。万大松把疲倦的身体摔进老板椅里，接过姜心成递过来的公文包，用目光示意姜心成找个位置坐下。姜心成先从万大松的办公桌上取过水杯，旋开杯盖子，走到饮水机给领导倒了一杯热水，小心翼翼地放到万大松办公桌右前方。然后才轻轻地把半个屁股放在椅子上坐下来，脸上拉起职业的笑容。

姜心成想起前几天分管副市长来发展改革局考察的时候，万大松当时向分管副市长表达过态，说在这个月召开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分析促进会，分析今年投资情况，研究明年投资动态，促进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再上新台阶。副市长考察结束后，万大松当天就吩咐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处准备分析促进会议需要的材料，让姜心成牵头人事处筹备会场会务工作。万大松一定是要想询问会务准备情况，遂主动汇报说：“局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分析促进会会务的准备工作，按您的要求前期工作基本筹备完毕，正想抽空向您具体汇报一次，等您最后拍板。”

万大松摆摆手，笑着说：“姜心成，固定资产投资分析促进会会务上的事，按照计划认真地筹备，明天把筹备计划书放一份到我办公桌上，我抽空看看，把把关。今天让你过来，是和你谈别的事，很重要，是一件事关全市农业发展的大事。”姜心成很疑惑，不知道万大松要和他谈啥事，什么事能事关全市农业发展的大事？再说，这么重大的事和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有什么关系？他不解地看着万大松，等着重要的信息从他的嘴里流出来。

万大松喝了口水，舔了舔干涸的嘴唇说：“姜心成，不用紧张，就工作随便聊聊，不是党组决定。”姜心成不能不紧张，他太了解万大松的为人，没有重要的事他是不会这么郑重地谈话，肯定是什么事关系到自己。领导说随便聊聊，千万不能当真，那是客气，是给面子，作为下属千万不要真的以为领导是和你聊聊，听听你的意见，那就大错特错了，领导做任何事有了思路就是决定，和下属谈话不过是走个过程。

在机关，普通工作人员是没有资格和领导谈条件的。万大松提到党组，在人事处多年的职业敏感，使姜心成想到了人事变动。否则，事关一般工作人员的任何事都不会拿到党组会上研究，分管局长决定就决定了。只有人事变动，分管局长或者分管人事的局长找当事人进行所谓的沟通谈话，然后就拿到党组会上讨论。如果真是……那么自己将到何处，将是何岗位？那可是关系到一个人以后能不能发展、如何发展。在人事处几年，跟在万大松后面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没有突出的成绩，也绝对没有过错。

在机关工作，无错就是功。再说在人事处，想干出成绩，那也是不可能



的，人事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主要领导决定的，到自己这一层次就是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领导的意图就行了，不需要考虑过多。就说去年在单位内部搞的全市有影响的中层领导干部竞争上岗，是自己率先提出的，但是如果分管局长不同意，局长不同意，提什么都没有任何用处，说了也是白说。

万大松没有注意姜心成内心的感触，继续说：“姜心成，到人事处有三四年了吧？时间真快，一晃几年过来了。”万大松感叹地说，“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必须做点事，老了想做也没有精力去做。最近，对人事处的几个人认真地研究了一遍，发现只有你政治上完全成熟，处事经验也比较丰富，到了干点实事的时候。人事处，在外人眼里很风光，实际怎么样只有处室内部的人知道，任何事都是党组意图的落实，很少有个人见解的表现，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年轻人，时间久了，人就变得懒散，变得没有思想，要想做大事、做实事，必须到业务处室，那里才有年轻人干事的平台。”

姜心成看着万大松，没有说话，万大松这么说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万大松被提拔为副局长后，姜心成对人事处长的位置还是有点想法，认为只要万大松不再兼人事处长，那么处长位置的人选就有可能是自己和刘红，当然想的人肯定很多。机关工作的人，不求上进是不现实的，不想做官的人就别进机关，进了机关就要想方设法站在别人的头上。所以听说官场的一些男人为了升官，牺牲自尊；女人为了升官，牺牲身体，千万别感到奇怪。

万大松这么说，姜心成心里就无法平静，人事处几年，已经熟悉人事工作的每一个流程，很热爱这份工作，虽然没有业务处室的吃香喝辣，但也别有洞天，整天跟在领导身边，业务处室的人都会高看一眼，以致业务处室每次下去检查，都会将人事处的人带上一个。心里不平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姜心成以前在业务处室干得很好，万大松一句话，说人事处需要一个跑腿的年轻人，就把姜心成从固定资产投资处要了过来，现在又说人事处不适合年轻人干事，要自己出去，正反都是领导说的，都有道理。

姜心成脸色无法高兴起来，万大松说是交流意见，实际就是宣布决定。就回答说：“人事处很好，跟在局长后面几年，学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万大松笑着说：“这几年，成长很快，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下午和局长

到常务副市长那边汇报工作，回来的路上谈到能干事能做事人选的时候，首先想到了你，就产生让你到业务处室的想法！多做点实事，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说实话，单位能在人事处混日子的人很多，但时刻有大局观念，能干实事懂得干事的人很少。”姜心成知道，下面将是万大松和自己谈话的真实目的，也是最为关心的内容，试探地问：“局长，你的意思是让我到哪个业务处室，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万大松点点头，很明确地说：“是的，不能在人事处混了，再呆下去，就把你的闯劲创新意识都给磨灭了。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党组的决定，你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和我说说，让我考虑考虑。”

姜心成想到，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了万大松，还是做错了什么，让万大松感到不满意，回答是否定的。他太了解万大松的能力和背景，和局长关系很不一般，单位人事上的事都是万大松说了算，所以就是做处长时一般的副局长万大松根本不放在眼里，没有背景的姜心成知道得罪不起万大松，一直小心翼翼地服务。想到万大松做事一直没有私心，对人对事都是实事求是，不参与个人的观点，否则，一把手局长也不可能这么信任他，35岁就被提拔为副局长，当即表示说：“局长，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您的指导下取得的，怎么安排怎么调整我没有意见，人事干部对领导的决定是坚决服从，不讲条件，认真做事，清白做人。”

关键时候，姜心成知道该说什么，该表白什么，只有这样，领导才能给你争取。万大松口气很舒缓：“好，姜心成，有气魄，听从组织安排，不讲条件，说的很好！开始我还担心你有想法，看来我多虑了。”万大松接着说，“这么爽快，就把岗位给你说了，免得回去睡不好觉。计划把你推荐到农业经济管理处，农经处现任处长李斌已经58岁，岁数大了，思想老化，整天就是保位置、守摊子，不适应岗位的发展，导致关键工作干不好，离市委市政府要求太远。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的事，下午分管副市长找一把手局长谈话，口气很严肃，附近几个农业基础条件不如我们的市都能争取成功，得到国家上亿元的资金补助，我们却失败告终。说明什么？说明负责人不能适应岗位需要，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这种人放在位置上，害人害己害人民。局领导

已经决定李斌处长退到二线，急需补充人手，补充能做事干大事懂大局的人手，想来想去，认为你比较适合。去了就要干活，就要做事，做对百姓有利的事，时刻准备脱层皮！”

姜心成听了万大松的话，心里嘀咕起来，农经处现有四个人，李斌处长，王大鹏副处长，周俊男副主任科员和宋亚军科员。李斌二线后，处长肯定是王大鹏副处长，王大鹏做副处长已经十多年，比自己工作时间还长，有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一直在农经处，一直协助李斌负责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工作经验也很丰富。自己到了农经处，肯定还是副处长，明确个主任科员，享受正科级。到时候出力流汗的肯定是自己，难怪万大松说准备脱层皮。再说，农经处因为稻米基地项目的事，名声很不好，一般人都不愿意到那儿。

万大松没有说具体职务，姜心成也不好问，但已经考虑到可能的位置，副处长、主任科员，虽然不愿意却没有办法，灰着脸，闷声说：“局长，你尽管放心，不管到了哪儿，都会保持人事干部的作风，认真做好自己的事，不辜负党组的信任，特别是局长您的信任。”

万大松看了姜心成一眼，笑着说：“好像没有底气，我知道，你去了，担子很重，认真干，要有信心，我相信你能担起这个担子。去了后，和王大鹏等人齐心协力尽早把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争取下来。我市作为闻名的农业大市，生态大市，产粮大市，不管从农民增收、改善农民土地的结构和基础设施，都需要国家这笔资金的扶持。分管市长明确表态，发展改革局今年要把稻米基地项目列入全局主要任务，全力以赴，确保成功。”万大松最后说：“希望你回去后好好考虑，满怀信心接受挑战，为全市400万农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鹅毛般大雪满天飞舞肆无忌惮地覆盖大地，夜色给披上厚厚积雪的大地染上一层薄薄的面纱。发展改革局农业经济管理处灯火通明，李斌处长正在审阅明天的发言材料，下午接到市政府办公室通知说，分管副秘书长明天将召开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争取工作协调会，涉及部门的主要和分

管领导、业务处室负责人都将参加,作为牵头单位,发展改革局要重新做好任务的分解。分管农经处的副局长刘大刚下午对李斌说,明天的任务分解就由李斌在协调会上作具体宣布。第一次稻米基地申报失败,这次李斌肯定不敢懈怠。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李斌注意到从外面进来的王大鹏神色不太对头,脸阴着,眼神中透着一股焦急,似乎为了掩饰这种不知名的焦急,王大鹏在办公桌后面的座位上坐下后,没有把焦急的火发出来,而是把农业局的牛娟埋怨了一通。王大鹏抱怨说牛娟这个人太没有大局意识,仗着和某个领导人特殊的关系,做事很不负责任,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可是服务全市农业发展的大事,申报下来对农业局的好处比任何部门都要多,可是牛娟就是不积极配合。下午,他和周俊男一同去农业局协调项目申报工作,牛娟的态度特别恶劣,找各种理由推脱责任,还阴阳怪气地说些风凉话。

王大鹏气呼呼地看着李斌,很不满地说:“处长,你知道牛娟怎么说?她说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第一次申报失败,下面就别白费力气进行第二次申报了,作为牵头部门要为其他的部门考虑考虑,别让很多部门的很多人跟在后面受罪。农业局已经为第一次申报浪费了 23 万,发展改革局如果不尽快解决这笔资金,下面就没有人愿意跟在后面混了,这哪是人话?一个处长,说出这样的话,把市委、市政府列为重点工作的项目,说成是轻描淡写。退一步说吧,我们现在也不想继续申报这个项目,不做牵头单位了,为了这个稻米基地项目受了多少罪,得罪了多少人,有谁看到,到最后都是指责。再说没有申报成功,也不是发展改革局一个单位的责任,几个部门都有责任,从农业局出来的时候,牛娟还一再嘱咐别忘了那 23 万。”

李斌停下如缝纫机一样审阅材料的目光,抬起头,苦笑了几下说:“王大鹏,不负责任的言论千万不能乱讲。再说,女同志说点不好听的话也很正常,这时候作为男同志心胸要开阔。不过,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的事他们也不容易,光申报材料就修改了十多次,他们配合了,按照要求也把工作做了,都是希望能跟在后面分一点蛋糕,可是申报失败就意味着没有一点希望。再说,那 23 万当时也答应给的,可是刘大刚副局长就是不同意拨付,农

业局有点情绪也很正常，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踏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不能出错，尽快把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申报下来，这才是最好的说服力！”

王大鹏看了李斌一眼，不满地说：“积极配合？哪次要材料不是跑多少次，到最后材料还是少这样缺那样，稻米基地项目不能申报下来主要的责任就是农业局农科院等几个部门，市政府领导每次开协调会的时候他们的调子很高，在市领导面前表态，说申报项目要什么材料要什么人，一句话，全力配合。实际上，要人没有人，要物没有物，弄的好像就是我们几个人的事，申报不下来，板子就打在几个人的身上！”话已明显带上了不满的情绪。

李斌心里想，王大鹏今天究竟怎么了，以前可不是这样，便说：“大鹏啊，话不能这么说，稻米基地项目申报不下来，责任不能怪罪到别人的头上，我们是牵头单位，主要责任部门，出了问题，板子当然要打在我们身上。”摆了摆手，叹了口气，继续说，“当然，很多问题不是你我能解决的，就说答应给农业局的 23 万，那是领导人之间的协调。好了，不说这些题外的话了，今天心里肯定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事。”

王大鹏很不相信地看了李斌一眼，犹豫了一下说：“处长，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下午从农业局回来，走过局办公室的时候遇到了办公室副主任张长兴，他向我透露一个秘密事情，关于你的。”说到这里，王大鹏看着李斌，没有说下去。李斌从办公桌上摸了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大口，在烟圈里笑了笑问：“关于我，什么事？是不是说最近我从处长位置上将退到二线了？”王大鹏看着李斌，抿着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看来李斌已经全部知道了。“大鹏，我已经 58 了，早就该二线了，这么大的岁数，也早该把处长位置让给有能力、有魄力、有经验的同志，为全市农业经济发展做点有意义的事。这么大岁数，任何时候退下来，都有心里准备，都是为了工作，哪个岗位哪个职务都是一样的。”

王大鹏不信任地看着李斌，不知道李斌心里是如何想的，着急地说：“处长，如果你在处长的位置上再干一年，说不定稻米基地项目就能争取下来，那么市政府许诺的给争取有功人员奖励肯定兑现，你至少可以以副调

研员的身份退休，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一天一地，也是对你多年工作的肯定，所以你一定要争取在处长的位置上再干上一年，等到项目争取下来。”

李斌摆了摆手，吸了一大口烟，摇了摇头说：“以前，确实有这个想法，现在认为这个想法是很错误，很不适合实际，假如我继续在农业经济管理处处长位置上，工作方法肯定如以前，没有改革，没有创新，项目争取就不可能有大的起色，大的突破。不能为了个人的政治待遇，影响了全市农业发展的大事，影响重点工作的开展。其实，几天前刘大刚副局长就退居二线的事已经和我谈过话。”李斌和王大鹏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也不愿意退下，可是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事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官场多年，李斌知道很多想法是不能说出来的，但是大道理是要讲的，面子上的话是要说的。

王大鹏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理解李斌的话。进入官场，意味着踏上没有回头的路，只能义无反顾地走，寻求政治上的进步，出人头地，是所有官场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发展改革局的前身是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时期权力就很大，但随着许多部门的并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名为发展改革局，进了这里就意味着进入了副处的准备阶段，这里的处长只要有点本事，到最后至少弄个副处级调研员，李斌不知道什么原因成为没有提拔的老处长之一。虽然没有提拔，李斌在处长的位置上还是比较辛苦的，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明眼的人都能看出，李斌还在抱着退休之前弄个处级副调研员，享受一下领导干部的政治待遇。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给了他很好的机会，同时也给了他很沉重的打击，项目申报失败，打破了他多年不倦追求的希望和梦想。

李斌看着王大鹏，继续说：“做了多年不进步的处长，对不住的就是你们这些下属，我不能进步，就挡住了你们这些副处长科员们进步的步伐，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坑出来，就没有位置安置你们，所以今年即使党组不要求我退到二线，我也会主动要求从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给你们提供阶梯，保持干部队伍正常的新陈代谢，工作才能有活力有创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市政府的要求，适应时代的步伐。”李斌能够没有任何情绪地说

这些话，能够正确地看待从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和刘大刚同李斌谈话的内容有很大关系。刘大刚当时说，老李啊，你即使从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稻米基地项目争取的事还是你来牵头负责，王大鹏做了处长后也会全力协助的。有此说法，李斌当然很高兴。王大鹏接替处长，积极性肯定很高，协助自己稻米基地项目争取就会不遗余力，只要稻米基地项目争取下来，李斌认为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不管是否在处长位置，该得到的，到时候都会有的。

王大鹏听了李斌的话，不知道如何理解，该怎么理解。心里说，李斌，你早就该退下来了，不是你占着茅坑不拉屎，说不定自己已经和万大松一样副处级领导干部了。但是嘴上却回答说：“处长，我们可不是这么想的，都希望你在处长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在你的领导下做事，我们有信心，没有后顾之忧。再说，你退二线后，来一个其他的人做处长，我们也不适应。”李斌自己都承认将退居二线，那么谁来农业经济管理处做处长？自己能不能做农业经济管理处的处长，做不了这里的处长那么又安排到何处？这些才是王大鹏最为关心的事。至于说李斌二线了，局里对他怎么安排，哪怕安排去打扫卫生，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李斌看着王大鹏，认真地说：“大鹏，人事上的事不要想得过多，认真做好党组交办的事，领导会对每个人负责的。最近你要做的就是和农业局等部门协调，把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申报的事好好研究，把项目申报下来比什么事都重要，也是证明你能力的最好证据。否则，说什么都没有用。当然，你放心，在我手下这么多年，很了解你的能力，多年的农业经济管理处经验是一般人无法具有的，等到党组谈话的时候我会推荐你的。”李斌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能调动王大鹏的积极性。

王大鹏需要的也就是李斌这句话，不管有没有用，但是李斌的推荐还是有分量的，至少说明他还看好自己。官场，一个人不在背后说你坏话就应该烧高香了，何况给你说好话，赶紧表态说：“处长，听了你这句话，我很感动，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委屈也值了，以后不管你在不在农业经济管理处，你吩咐的每一件事，都会不折不扣地完成。一日为领导，终生是领导。”

李斌很受用地笑了笑说：“有这份心，就很满足了。大鹏，最近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相关补救工作，对农业局的牛娟等人要有耐心，只有齐心协力，形成一股力量，才能把这个全市瞩目的稻米基地项目申报成功。否则，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改变和进展。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栽了个大跟头，要吸取教训，重新来，要有起色，有效果。”

王大鹏听了，生气地说：“提起牛娟这些人就生气，都是些什么东西，一点点的小事都做不好，还指望他们协助稻米基地项目，简直是希望蚂蚁撑起天。处长你说，我让他们提供一点土质分析数据，怎么就这么难，丢三落四，没有一件事是有质量的。处长，明天分管秘书长周武开协调会，是不是把这个事作为一个问题在会议上提出来，让秘书长出面解决？”

李斌一边看着材料一边摆手说：“大鹏，这个问题千万不能摆到市领导面前，到了市领导那个层面，就是政治上的问题，就是和几个涉农部门把脸面撕开，问题就复杂了，更难解决了。都是同级别，到时候几个部门联合起来，我们就更孤立无援，国家稻米基地项目继续申报的事就更别谈了。局领导也不愿意这么做，同朝为官，要的是搭台，而不是拆台。”

王大鹏不服气地说：“处长，你做事就是爱考虑，考虑多了反而束缚了手脚，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处处为他们考虑，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如果不是牛娟等人不配合，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申报能是现在的结果？说不定已经申报成功，你的副处级也早下来了。”李斌摆摆手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任何地方不能再说了。大鹏，最近项目申报是工作重点。今晚我把部门分工再好好研究研究，明天你早点过来，把我修改好的材料好好熟悉熟悉，协调会上就由你代表发展改革局农业经济管理处做项目分工发言吧。”做了多年处长的李斌，知道如何控制王大鹏。

王大鹏听了，心里如灌了蜜糖，李斌终于想透了，放权了，把象征处长权力的事交给了自己，说明自己将代表发展改革局农业经济管理处。高兴之余，心里又有点发毛，农业局的牛娟、农科院的马龙等几个部门的处长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以后项目申报，不知道采取什么方法才能控制他们。想到这里，王大鹏叹口气，站起来说：“我会尽心尽力的，反正国家优质稻米



基地项目这件事落到身上，是躲也躲不过去了，自认倒霉吧！”

李斌看了王大鹏一眼，心里很不快乐，如此心态的人协助申报项目，很没底。但是表面上，和气地批评道：“大鹏，看看你，一个机关干部，说的叫什么话？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可是关系全市农业发展的大事，关系到全市四百多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市政府把这件大事交给发展改革局，说明市政府对发展改革局领导班子的信任，局党组又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农业经济管理处，说明党组对我们寄以厚望，应该感到荣幸。”

王大鹏扭头看着李斌说：“处长，大道理是这样，可是项目第一次申报失败，别人怎么看？说我们无能，真是无能？不是，原因只有自己知道。如果把国家优质稻米基地项目交给农业局或者其他部门去牵头申报，我们也是阳奉阴违地应付，他们也没有能耐把项目申报下来。”李斌沉下了脸，严厉地说：“大鹏，这就不对了！任何时候要看到自己不足，作为处长，走出去，代表整个发展改革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大局为重，事业为重。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有认真做事的心，认真做事的态度，肯定会做成事成大事。”王大鹏很了解面前这位老处长的脾气，叹了口气，啥也不说了，走出了办公室。李斌站起来，叹了口气，看着窗外飞扬的大雪，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陷入了深思。

## 第二章

国缘宾馆是一片由数幢小楼组成的园林式建筑，每幢楼的造型都不同，有的是纯中式的，红墙绿瓦飞檐凌空；有的是白墙拱窗屋顶有露台的西式建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现代建筑的青春活力。楼和楼之间由蜿蜒曲折的水磨石路面连接起来，路的上空都有回廊，车和人走在路上，晴天可以遮阳，雨天可以挡雨。楼和楼之间的空地上，绿树婆娑，花草争奇斗艳，一条人工开挖的河渠，引来清澈碧绿的河水在宾馆的楼宇之间缓缓流淌。

市委市政府大型的会议或者国家省里重要的领导来考察都安排在这里，到这里就餐不仅是身份的标志，也是权力的象征。今晚小李安排的就餐地点在国缘宾馆 A 包间，房间足有一百多平方米，餐具都是银的。墙上挂的有国产水墨，也有西洋油画，有的是风景，有的是静物，听说每幅都在万元以上。

不知道小李今天晚上请什么重要客人，到这么昂贵的地方消费。从万大松副局长的办公室一出来，姜心成就小跑着下楼，招呼一辆出租车立即向宾馆奔去。心里知道小李肯定很生气，一再嘱咐自己要提早下班到宾馆，帮助他招呼客人，已经过 7 点了，影子都没有看到，手机也没有开，以小李



的性格，肯定站在宾馆门口骂了很多次了。没有办法，身在官场，不管是办事人员还是领导，时间都不是自己的，上一阶层的领导才是决定下属时间的主人。

出租车上，姜心成抖索着从裤袋里取出手机，按键打开。进入万大松副局长办公室的时候，怕有人来电话打扰，影响领导的心情。机关多年，姜心成深深知道严重性，轻一点的，领导会说是一个不注意小节的人，说重了，就是一个不知道轻重的人。有此坏印象，对一个人以后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他每次进入领导的办公室，都会把手机关了。

“唧，唧！”刚打开，信息的声音就如水一样挤了进来，有几个提示说明都是小李打来的。站在宾馆门口，姜心成准备拨打小李的手机号码，小李洪亮的手机信号已经气壮山河地挤了进来，一接通，小李公鸭子一样的抱怨声就带着“妈的”口语传了过来：“姜心成，你他妈找小姐难道不能换个时间，怎么嘱咐你的，让你5点就过来，7点了还没有影子，手机也关了，什么鸟人，关键时候就是掉链子，告诉我，人究竟在哪儿？什么时候到？”

“矮子，你的儿子早已捣鼓出来了，不能再想找小姐了，当心吕婷把你的小鸟给下了。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准备到宾馆，在楼梯口就遇到万大松副局长，从5点到现在一直在谈事，刚刚结束，我已经在国缘宾馆的大厅里。”姜心成回答说。从高中到大学一直是同学，知根知底，这么说了大家都很理解。作为办事员缺的不是时间，而是时间的控制权。

“操，就你事多，幸亏不是领导，如果是领导和你说几句话都不容易，别解释了，看到你了！”随着小李手机的挂断，姜心成张目向大厅四周扫视，看到小李矮矮胖胖的身体像球一样快速滚了过来，到了身边，伸出胖乎乎的大手，拉住姜心成的一只胳膊，嘴里絮絮叨叨不满地说：“姜心成，最近发现你事情特别多，请你吃饭要么不来，要么迟到，是不是给哪个女人迷住了？劝你一句，找小姐可以，正经的女人千万不能，出了事你什么都完了，身边的例子很多，我也不说了。今晚在酒席上要给我好好表现，帮我整倒几个！”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顿饭就是几千，公款还可以，私人请客不用这么讲究吧？请的是谁？怎么表现？到底想整谁？”两个人一边上楼一边说着话。